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七目錄

陸贄八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敘遷幸之由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七

陸贄八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  
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  
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升朝薦承過恩文學  
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  
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  
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

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旣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

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  
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  
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  
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師用軍之道顧方略何如  
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  
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  
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  
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  
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

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  
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  
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  
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  
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  
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眾蓋並脅從苟知全生  
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  
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  
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鳴之性

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  
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  
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眾使人則例質妻孥  
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陞  
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  
大小不倫師徒之眾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  
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  
父別夫號呼道路杼柚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  
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

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  
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  
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  
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  
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  
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  
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  
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誅未



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  
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  
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  
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  
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  
運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  
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  
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  
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

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屨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

送可謂勞敝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

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眾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

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餉一作郵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

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眾扞襄野豺狼之羣  
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  
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  
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  
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  
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  
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  
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  
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

勢更選良圖此於紆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然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眾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

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眾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  
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  
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大柄立國  
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  
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  
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  
重以馭輕倒持則恃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  
則輕移諸已啟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  
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

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  
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  
應機竭國以奉軍頃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  
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  
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  
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  
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  
大小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  
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

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

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乾元之後大憇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

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倣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天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郿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威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

昆夷猶肆毒蓋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  
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  
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  
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  
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  
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  
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  
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  
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

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

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  
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  
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  
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  
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  
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  
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  
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  
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



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  
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  
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  
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  
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  
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  
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  
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  
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

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  
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  
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  
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  
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  
列於廩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  
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  
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  
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

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  
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  
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  
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  
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  
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  
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  
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  
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

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莠無易於此謹奏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

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  
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  
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  
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  
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  
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  
庭凶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  
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  
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

兵日眾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

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  
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  
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  
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  
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  
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  
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  
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

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  
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凶卒鼓行  
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  
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  
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  
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  
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  
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  
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



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  
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  
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  
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  
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  
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  
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

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眾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闢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阡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

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眾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

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  
與周文王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  
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  
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  
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  
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  
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  
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氛旋復宮  
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

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  
焉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八目錄

陸贄九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八

陸贄九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

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

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

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舍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眾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慄慄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敎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

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  
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  
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  
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  
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  
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  
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  
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  
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

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  
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  
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  
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  
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  
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  
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

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  
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  
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  
感恩思效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  
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  
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  
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  
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

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  
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  
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  
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  
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  
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  
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  
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  
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  
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  
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  
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  
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  
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眾同

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於眾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眾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

眾也詩曰汝魚焦于中國斂怨以馮德不明爾德時無背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  
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  
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  
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  
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  
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厯千祀代興者非一  
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眾必敗得

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  
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  
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  
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  
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  
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  
英略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  
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  
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

得夫與眾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  
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  
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  
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  
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  
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  
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  
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  
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

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  
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  
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  
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  
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  
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  
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  
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  
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

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材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  
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  
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  
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  
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眾有讜言  
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  
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  
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  
天之謠禍機熾然酸酸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

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  
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  
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  
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啟誠腑推心與人豁披曾襟忘已應  
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  
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眾不  
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  
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



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  
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  
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  
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  
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  
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  
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  
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

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  
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  
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  
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厯厯如  
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眾殆於失人  
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  
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

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  
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  
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  
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  
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欵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  
罪謹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  
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

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

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  
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  
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蒙  
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  
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  
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  
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  
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

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  
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  
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  
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  
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  
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  
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  
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

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眾庶之不惑眾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



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

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謂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

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  
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  
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  
爭者必爲霹靂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  
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  
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  
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  
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  
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

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街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

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  
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  
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  
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  
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  
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  
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  
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

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  
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  
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  
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  
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  
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  
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  
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  
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

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



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命而不見從則加之  
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  
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  
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  
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  
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違拒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  
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繆侯木  
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

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  
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  
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  
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  
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  
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  
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  
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  
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眾違欲與道

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舍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旤況有疎隔而勿接又

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  
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  
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  
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  
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  
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  
而理者其率由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  
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  
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

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  
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  
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  
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  
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  
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  
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  
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  
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

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

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

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  
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  
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  
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  
所以屢屢塵蹟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  
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  
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眾情故臣  
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



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  
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謹奏